

# APEC 开放创新合作与促进共同繁荣

沈铭辉 张中祥 王 健 刘正华

摘要：2026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中国年”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体现了对亚太合作与共同发展的深入思考。在这一主题引领下，APEC 将进一步深化贸易投资合作，加速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拓展数字经济协作，并加强机制化的海洋合作，从而为全球治理贡献重要的区域智慧与实践方案。在经贸领域，APEC 在推动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面临诸多挑战；APEC 应当与时俱进，继续深化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构建更具韧性的区域贸易投资环境。在能源领域，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深化区域能源协作、促进可持续发展，既是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共同愿望，也是其当前关注的焦点。在数字经济领域，APEC 框架下的电子商务合作已从最初聚焦于通过技术手段提升贸易效率的专门议题，逐步演变为关乎区域数字治理、提升各成员经济体未来竞争力的核心平台；APEC 在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方面，日益成为全球引领者。在海洋合作领域，APEC 聚焦区域共同挑战，推动制定了一系列从共识走向具体行动的路线图，在海洋生态保护、可持续渔业、蓝色经济等关键议题上取得了务实进展。

关键词：APEC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 能源协作 数字经济发展  
海洋合作

## APEC 贸易投资合作的成就、挑战和展望<sup>[1]</sup>

沈铭辉（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自 1989 年成立以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在推动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随着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的深刻

[1]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优势学科“中国周边研究”（项目编号：DF2023YS4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变化，APEC在贸易投资合作领域也面临较多挑战。下一阶段，APEC应当与时俱进，继续深化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构建更具韧性的区域贸易投资环境，从而为全球治理贡献关键的区域智慧与实践方案。

### （一）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得到大力推动

成立之初，APEC就致力于推动亚太地区的经贸发展。1994年，在印度尼西亚茂物举行的APEC第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各成员经济体共同提出“茂物目标”，即发达成员不迟于2010年、发展中成员不迟于2020年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随后，APEC在1995年和1996年相继制定了《大阪行动议程》《马尼拉行动计划》，明确通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经济技术合作“两个轮子”，以集体行动计划和单边行动计划相结合的方式，推动“茂物目标”的实现。

在贸易自由化方面，APEC成员经济体的最惠国简单平均关税税率从1989年的16.9%降至2024年的5.1%（见图1），零关税产品的税目数占比从1989年的27.3%大幅提高至2024年的48.9%，<sup>[1]</sup>其中石油、矿物和金属等原材料，木材、纸张、化学品等中间品以及非电气类的制造业产品等构成了快速实现零关税的主体类目。在服务贸易领域，从2009年开始，APEC相继制定和实施《APEC跨境服务贸易原则》《APEC服务行动计划》《APEC服务合作框架》以及《APEC服务竞争力路线图（2016—2025）》等，加快了亚太地区的服务贸易合作进程。<sup>[2]</sup>与此同时，APEC成员经济体的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从1989年的3.1万亿美元增长至2024年的30.6万亿美元，贸易平均增速远高于其他地区的贸易增速。<sup>[3]</sup>APEC还在部分领域推进市场准入的“部门自愿提前自由化”，例如2012年APEC制定了54项6位税号的“环境产品清单”，涉及23项核反应堆、机械、机械用具及其零部件，11项电机、设备及其零部件，19项光学、照相等仪器及其零部件，1项竹制地板，涵盖了环境监测及分析、废水处理、固体废弃物处

[1] APEC Policy Support Unit, “Second-term Review of APEC’s Progress towards the Bogor Goals: APEC Region”, November 2016, [https://www.apec.org/publications/2016/11/secondterm-review-of-apecs-progress-towards-the-bogor-goals-apec-region\[2026-01-04\]](https://www.apec.org/publications/2016/11/secondterm-review-of-apecs-progress-towards-the-bogor-goals-apec-region[2026-01-04]); WTO, ITC and UNCTAD, “World Tariff Profiles 2025”, 2025, [https://unctad.org/publication/world-tariff-profiles-2025\[2026-01-04\]](https://unctad.org/publication/world-tariff-profiles-2025[2026-01-04]).

[2] 张靖佳、刘晨阳：《APEC金融服务贸易发展及其竞争力分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刘晨阳、曹以伦：《APEC三十年与中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新思考》，《东北亚论坛》，2020年第2期。

[3] APEC Policy Support Unit, “APEC’s Bogor Goals Dashboard”, December 2019, [https://www.apec.org/Publications/2019/12/APEC-Bogor-Goals-Dashboard\[2025-12-28\]](https://www.apec.org/Publications/2019/12/APEC-Bogor-Goals-Dashboard[2025-12-28]); APEC Policy Support Unit, “APEC in Charts 2025”, October 2025, [https://www.apec.org/publications/2025/10/apec-in-charts-2025\[2025-12-28\]](https://www.apec.org/publications/2025/10/apec-in-charts-2025[2025-12-28]).

置、大气污染控制以及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并于2015年年底将上述产品的关税降至5%以下。<sup>[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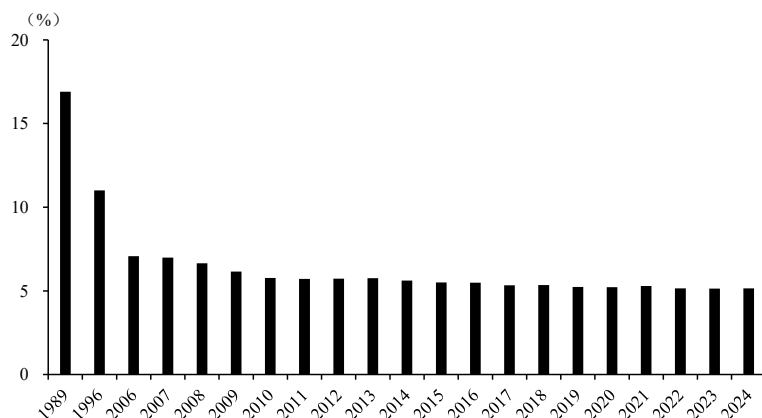


图1 APEC最惠国简单平均关税税率（1989—2024年）

资料来源：APEC, “A Mid-term Stocktake of Progress towards the Bogor Goals”, November 2005, [https://www.apec.org/docs/default-source/publications/2005/12/a-midterm-stocktake-of-progress-towards-the-bogor-goals-december-2005/05\\_sec\\_mtst\\_report.pdf?sfvrsn=542f65e5\\_1\[2026-01-08\]](https://www.apec.org/docs/default-source/publications/2005/12/a-midterm-stocktake-of-progress-towards-the-bogor-goals-december-2005/05_sec_mtst_report.pdf?sfvrsn=542f65e5_1[2026-01-08]); APEC Policy Support Unit, “Second-term Review of APEC’s Progress towards the Bogor Goals: APEC Region”, November 2016, [https://www.apec.org/publications/2016/11/secondterm-review-of-apecs-progress-towards-the-bogor-goals-apec-region\[2026-01-04\]](https://www.apec.org/publications/2016/11/secondterm-review-of-apecs-progress-towards-the-bogor-goals-apec-region[2026-01-04]); APEC Policy Support Unit, “2025 Update to Evaluating Progress on the Aotearoa Plan of Action (APA): Trade and Investment Perspective”, December 2025, [https://www.apec.org/docs/default-source/publications/2025/12/225\\_psu\\_evaluation-of-progress-2025.pdf?sfvrsn=a6cb1a4a\\_1\[2026-01-08\]](https://www.apec.org/docs/default-source/publications/2025/12/225_psu_evaluation-of-progress-2025.pdf?sfvrsn=a6cb1a4a_1[2026-01-08])。

贸易便利化方面，2002—2010年APEC实施了两期《APEC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通过在海关程序、标准与一致性、商务人员流动、电子商务等领域加强合作，第一期推动亚太地区贸易成本降低5%，第二期再降低5%。在此基础上，APEC顺应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变化，将贸易便利化工作聚焦于供应链互联互通，制定了《供应链互联互通框架行动计划（2010—2015）》，旨在将区域内供应链在贸易时间、成本和确定性方面的绩效提升10%。随后APEC又相继推出《供应链互联互通框架行动计划（2017—2020）》和《供应链互联互通框架行动计划（2022—2026）》，进一步提高亚太地区的贸易便利化和供应链互联互通水平。根据APEC秘书处评估，2005—2014年，APEC成员经济体进口贸易成本下

[1] 李丽平、张彬：《APEC环境产品与服务合作进程、趋势及对策》，《亚太经济》，2014年第2期；康秀敏：《APEC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社会科学家》，2017年第6期。

降了11.4%，出口贸易成本下降了7.7%；同期，进口通关时间缩短了15.6%，出口通关时间则缩短了14.1%。亚太地区开设企业所需的平均办理时间从2003年的35.6天大幅降至2018年的10.9天。<sup>[1]</sup>

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方面，1994年APEC成立投资专家组，并于同年通过《APEC非约束性投资原则》。该原则在国民待遇、投资激励、业绩要求、征收和补偿、资本汇回等领域，对亚太地区国际投资活动作出非约束性规范。此后，APEC陆续出台《加强APEC经济体的投资自由化与商业便利化方案》《APEC成员经济体投资制度指南》等文件。特别是，2008年APEC推出《APEC投资便利化行动计划》，旨在减少区域内投资障碍以鼓励投资，并于2025年更新了该行动计划，从透明度、有效性、可持续等八个方面进一步优化亚太地区的投资环境。<sup>[2]</sup>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显示，APEC成员经济体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从1990年的926.2亿美元增至2024年的9562.8亿美元，年均增长7.1%；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则从1990年的1.1万亿美元增至2024年的29.8万亿美元。<sup>[3]</sup>

## （二）贸易投资合作面临多方面的挑战

多年来，APEC在推动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随着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演变，APEC的贸易投资合作在外部环境、内部机制、合作领域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

第一，亚太地区贸易投资合作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APEC贸易投资合作的重要基础在于市场开放背景下东亚地区和北美地区的经济链接，也就是，由位于价值链高端的发达经济体提供技术和核心零部件，处于中端的中等发达经济体提供制造技术和中间品，处于低端的发展中经济体进行组装和加工。这种阶梯式的动态贸易优势转移和分工体系不仅使得亚太地区的各经济体从价值链贸易中普遍受益，<sup>[4]</sup>而且为该地区持续推动贸易投资合作，特别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提供了市场动力。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地区依赖信贷拉动消费的模式受到冲击，北美和东亚的经济链接出现裂痕，

[1] APEC Policy Support Unit, “Final Review of APEC’s Progress towards the Bogor Goals”, November 2020, [https://www.apec.org/publications/2020/11/final-review-of-apecs-progress-towards-the-bogor-goals\[2026-01-05\]](https://www.apec.org/publications/2020/11/final-review-of-apecs-progress-towards-the-bogor-goals[2026-01-05]).

[2] APEC Policy Support Unit, “Pursuing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and Quality in APEC”, December 2025, [https://www.apec.org/publications/2025/12/pursuing-investment-facilitation-and-quality-in-apec\[2026-01-05\]](https://www.apec.org/publications/2025/12/pursuing-investment-facilitation-and-quality-in-apec[2026-01-05]).

[3]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历年相关数据计算。

[4] 沈铭辉、李天国：《全球价值链重构新趋势与中国产业链升级路径》，《新视野》，2023年第2期。

导致亚太地区进一步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面临缺乏经济支撑的困境。值得一提的是，APEC 作为一个论坛而非国际组织，其贸易投资合作是基于合作精神的共识性行动。然而，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倡导贸易保护主义和“本国优先”政策，反全球主义迈入新的发展阶段，<sup>[1]</sup>全球贸易不确定性大幅提高（见图2），部分成员特别是美国合作意愿明显减弱，其共识性行动也难以为继。<sup>[2]</sup>这已成为亚太地区深化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面临的重要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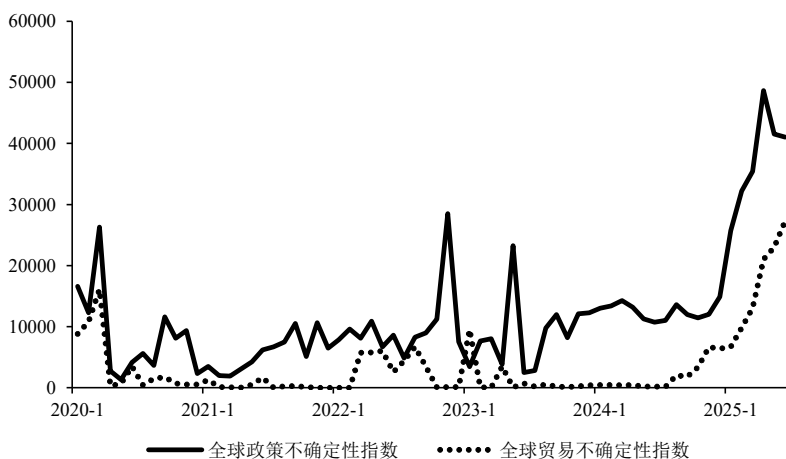


图2 全球政策与贸易不确定性（2020—2025年）

资料来源：UNCTAD, “Global Trade Update (September 2025):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Looms over Global Markets”, September 2025, [https://unctad.org/publication/global-trade-update-september-2025-trade-policy-uncertainty-looms-over-global-markets\[2026-01-10\]](https://unctad.org/publication/global-trade-update-september-2025-trade-policy-uncertainty-looms-over-global-markets[2026-01-10])。

第二，内部机制逐渐制约了贸易投资合作的深化。在运行方式上，APEC 承认成员多样性，强调灵活性和渐进性，遵循平等互利、协商一致和自主自愿原则，鼓励各成员经济体在集体行动计划的目标指引下，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通过单边行动计划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从实际运行来看，以非机制化为特征的“APEC方式”，即以协商和承诺替代谈判和规则，虽然避免了机制化和约束性对早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造成阻碍，<sup>[3]</sup>但非机制化也日益制约了贸易和投

[1] 李向阳、周琪、丁一凡、张健、田野：《全球右翼浪潮兴起及其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国际经济评论》，2025年第4期。

[2] 张蕴岭：《新形势下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当代世界》，2020年第11期。

[3] 刘晨阳：《亚太经合组织30年：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回顾与展望》，《当代世界》，2019年第11期。

资自由化进程的深化。事实上，与“部门自愿提前自由化”最终境遇类似，由于秉持自愿参加的原则，各成员经济体均采取观望态度，导致单边行动计划运行效果不佳。<sup>[1]</sup>单边自愿承诺本身基于自愿原则且不具备法律约束力，APEC针对单边行动计划开展的同行审议、阶段性评审等监督机制同样缺乏约束力。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期，仅依靠“APEC方式”推动贸易投资合作进一步深化，缺乏现实可行性。而且，强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非歧视性原则的“开放的区域主义”理念，从机制上制约了各成员经济体深化贸易投资合作的积极性。2024年，APEC成员经济体的非农产品最惠国简单平均关税税率已降至4.2%，农产品最惠国简单平均关税税率也已降至11.2%，<sup>[2]</sup>继续降低关税税率不仅难度较大，而且非成员可“免费搭车”，享受自由化成果。“开放的区域主义”这一合作形式客观上减弱了各成员经济体在APEC框架内作出额外自由化承诺的积极性。

第三，“多轮驱动”的区域合作冲击了贸易投资合作。自APEC“部门自愿提前自由化”受阻后，其合作议题开始泛化，从1999年东帝汶局势这一政治议题首次进入APEC议程，到2001年反恐问题被纳入讨论，再到结构性改革、食品安全、教育、气候变化、妇女参与经济、公共卫生、人力资源发展、防灾减灾等领域，APEC的关注范围不仅从传统经济议题扩展至非经济议题，也从区域性事务扩展到全球性议题。尽管议题泛化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全球治理与地缘政治的变化，也为贸易投资合作带来了新内容，但这些泛化的议题分散了各成员经济体的注意力和精力，稀释了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等核心议题的聚焦。<sup>[3]</sup>与此同时，在APEC和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进程受阻的背景下，区域内经济体纷纷诉诸具有约束性和排他性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来获取市场准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亚太地区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数量迅速增长，虽然这些协定削减了成员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提高了贸易自由化水平，但是多层重叠的协定也引发了严重的“意大利面条碗”效应。这不仅增加了区域内企业利用自由贸易协

[1] Quimba F. and Barral M., “The Evolution of APEC and Its Role in Philippine Trade and Investment”, PID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 2019-07, July 2019.

[2] APEC Policy Support Unit, “2025 Update to Evaluating Progress on the Aotearoa Plan of Action (APA): Trade and Investment Perspective”, December 2025, [https://www.apec.org/docs/default-source/publications/2025/12/225\\_psu\\_evaluation-of-progress-2025.pdf?sfvrsn=a6cb1a4a\\_1\[2026-01-08\]](https://www.apec.org/docs/default-source/publications/2025/12/225_psu_evaluation-of-progress-2025.pdf?sfvrsn=a6cb1a4a_1[2026-01-08]).

[3] 张海冰：《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中的APEC：角色、挑战与前景》，《国际经济合作》，2014年第11期；耿楠：《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挑战与展望》，《国际贸易》，2020年第3期；刘晨阳：《APEC二十年：成就、挑战与未来》，《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定的成本，而且增加了 APEC 框架下推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复杂性和难度。

### （三）APEC 贸易投资合作的未来发展前景

当前，全球化进程遭遇挫折，APEC 贸易投资合作面临严峻挑战。下一阶段，APEC 亟需凝聚合作共识，突出重点领域，提升运行效率，加强能力建设，继续深化贸易投资合作，在亚太地区打造自由、开放、公平、非歧视、透明和可预期的贸易投资环境。

首先，继续发挥 APEC 作为贸易投资合作对话协商平台的作用。APEC 在设立“茂物目标”之初，未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具体目标进行界定和量化，这种“战略性模糊”的做法弥合了因成员多样性引发的立场分歧，<sup>[1]</sup>成功推动了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进程。当前，在日趋复杂的国际和地区环境下，“APEC 方式”在新时期的价值更加凸显，APEC 有望继续通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部长级会议、高官会、专业委员会和工作组等多层工作机制，为区域内贸易投资合作提供对话与协商平台，寻求成员间经贸利益的交汇点，凝聚合作共识。正因 APEC 会议实行成员轮流主办机制，各成员皆全力以赴，力求将当年议程打造为成功典范，即使面临艰难形势，依旧竭力避免合作出现倒退，积极推动贸易投资合作，反对贸易保护主义。<sup>[2]</sup>从这一点来看，其发挥了类似自由贸易协定中“棘轮效应”的作用。

其次，不断提升 APEC 贸易投资合作的实际效果。单边行动计划是 APEC 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的重要载体。未来，APEC 需进一步强化监督与执行机制，推动包括单边行动计划在内的各项重要行动计划建立成果导向机制，将合作愿景转化为具体的合作项目。对单边行动计划和其他项目的同行审议、阶段性审议等环节实施量化考核，并可考虑邀请东盟秘书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等机构或组织参与审议。<sup>[3]</sup>同时，继续在贸易投资合作领域实施“探路者”方式，也就是，由部分 APEC 成员经济体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领域率先开展试点，待取得良好效果或成功经验后，再推广至更多成员经济体。这一方式不仅可调动各成员经济体的积极性，而且有助于降低合作成本，提高合

[1] 刘晨阳、曹以伦：《APEC 三十年与我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新思考》，《东北亚论坛》，2020 年第 2 期。

[2] 张蕴岭：《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我对东亚合作的研究、参与和思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

[3] 刘晨阳：《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新趋势》，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23 年。

作实效。

再次，进一步探索贸易投资合作新领域。《2040年APEC布特拉加亚愿景》对贸易投资合作的领域进行了重新界定，在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强化对世界贸易组织支持等基础上，将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供应链韧性等议题纳入合作范围。特别是当前影响国际贸易的阻碍日益从关税转向基础设施、“边境后”措施等。因此，加强供应链合作，推进亚太区域内部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软联通”以及商务人员流动等，对于维护贸易投资环境十分重要。例如，从投资便利化角度看，可进一步完善公众咨询机制，打造线上综合单一窗口和争端预防机制等，<sup>[1]</sup>从而进一步优化亚太区域投资环境。值得一提的是，从乌拉圭回合谈判到《贸易便利化协定》《环境产品协定》等，APEC始终发挥了规则“孵化器”的重要作用，有力支持了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并且在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等领域已经取得一定成果，未来有望持续开展新的探索。

最后，以能力建设不断筑牢贸易投资合作的基础。长期以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经济技术合作是APEC合作的“两个轮子”。经济技术合作既是具有多样性的亚太经济体，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在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过程中的诉求和补偿，也是深化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基础所在。一方面，继续鼓励成员之间的政策沟通，通过开展合作，推动知识、技术和信息的共享，特别是促进教育资源共享、技术培训互联互通等，加强发展中成员的能力建设。另一方面，通过围绕各类议题开展讨论，促进APEC成员经济体内部弱势群体，特别是妇女、青年、残疾人、农村人口、中小企业等不同群体更充分地参与经济活动并从中受益，同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sup>[2]</sup>为弱势群体参与经济活动创造便利，推动包容性增长，进一步提高贸易投资合作的能力。

2026APEC“中国年”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体现了对亚太合作与共同发展的思考，有助于进一步凝聚各方发展共识，将亚太地区众多经济体汇集在APEC这一独特的合作平台，在重申并强化合作意愿的基础上，持续推进贸易投资合作的深化。“开放”是2026APEC“中国年”的三大优先领域之一。作为开放的重要载体，贸易投资合作亟需亚太经济体通过加强互

[1] APEC Policy Support Unit, “Pursuing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and Quality in APEC”, December 2025, [https://www.apec.org/publications/2025/12/pursuing-investment-facilitation-and-quality-in-apec\[2026-01-05\]](https://www.apec.org/publications/2025/12/pursuing-investment-facilitation-and-quality-in-apec[2026-01-05]).

[2] 盛斌、靳晨鑫：《APEC经济体包容性增长：理念、评估与行动》，《亚太经济》，2020年第5期。

联互通、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举措，推动构建稳定、开放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从操作层面看，为落实《2040年APEC布特拉加亚愿景》而制定的《奥特奥罗亚行动计划》也将于2026年迎来首轮五年审议。届时，供应链韧性、环境产品关税、数字贸易规则等关键领域的合作进展将被评估，同时有望纳入新的集体行动计划，以进一步推动成员间贸易投资合作进程。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合作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共识的集体行动。“合作”作为三大优先领域之一，对于亚太地区的长期发展和繁荣具有基础性意义。2026年，APEC将在财政金融、粮食安全、能源、中小企业、交通、旅游、人力资源、卫生健康等多个领域加强政策沟通和经验分享。<sup>[1]</sup>深化经济技术合作和加强能力建设，不仅有助于增强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能力，也将重新凝聚“开放包容、务实合作、互利共赢”的APEC精神，为下一阶段亚太地区贸易投资合作的共识性行动奠定坚实基础。

### APEC引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sup>[2]</sup>

张中祥（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创院院长，亚太政策研究会会士，欧洲环境和资源经济学家学会中国代表）

APEC因应经济全球化浪潮而创立，以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支持经济增长和繁荣为目标宗旨。<sup>[3]</sup>发展经济离不开能源，在多数情况下，能源消费与一国收入水平和繁荣程度呈正相关关系。<sup>[4]</sup>同时，实现可持续增长还需考虑矿物燃料利用对环境和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亚太地区是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区域，既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面临诸多挑战。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APEC成员经济体合计贡献了60%以上的二氧化碳排放。<sup>[5]</sup>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离不开APEC成

[1] APEC, “China Unveils APEC 2026 Theme and Priorities in Shenzhen”, December 12, 2025, [https://apec.org/press/news-releases/2025/china-unveils-apec-2026-theme-and-priorities-in-shenzhen\[2025-12-29\]](https://apec.org/press/news-releases/2025/china-unveils-apec-2026-theme-and-priorities-in-shenzhen[2025-12-29]).

[2]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型能源体系构建的路径与政策研究”（项目编号：23&ZD095）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贸易壁垒下突破性创新政策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0&ZD1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3] 《新华社评论员：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世界繁荣》，2025年11月1日，[https://www.gov.cn/yaowen/libiao/202511/content\\_7046732.htm\[2026-01-22\]](https://www.gov.cn/yaowen/libiao/202511/content_7046732.htm[2026-01-22])。

[4] Gates B., “Three Tough Truths about Climate: What I Want Everyone at COP30 to Know”, October 28, 2025, [https://www.gatesnotes.com/home/home-page-topic/reader/three-tough-truths-about-climate\[2025-11-06\]](https://www.gatesnotes.com/home/home-page-topic/reader/three-tough-truths-about-climate[2025-11-06]).

[5]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World Energy Outlook 2025”, Paris: IEA, November 2025.

员经济体的参与和通力合作。同时，各成员经济体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技术水平、资源禀赋、能源对外依存度以及新能源开发利用能力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合作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并切实考虑这些实际情况。APEC成员经济体还共同面临来自区域外其他经济体政策外溢效应的影响，亟需加强协同应对。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深化区域能源协作、促进可持续发展，既是APEC成员经济体的共同愿望，也是其当前关注的焦点。尤其是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其制定的《“大而美”法》（*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大幅削减针对新能源技术研发和应用的激励措施，政策导向明显向传统能源倾斜。曾被视为全球气候领导者的欧盟，在绿色转型成本高企、产业竞争力承压以及国防预算需求上升等多重压力下，试图通过制度设计在气候目标、经济绩效、能源安全与民意支持之间寻求平衡，却举步维艰，导致其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尤其是其中涉及的国际碳信用份额直至最后关头才艰难达成妥协。在全球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和经济压力加剧的背景下，欧美等主要经济体在气候立场或政策优先级上的调整，正对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进程造成冲击，使多边气候治理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严重影响了各国提升气候雄心和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的行动。

2026年中国再次担任APEC东道主。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以及全球多边治理进程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中国可充分利用主办APEC会议的契机，在能源和气候领域主动设置议程，推动APEC框架下的深度合作，稳住并加速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进程。这不仅是中国发挥主场外交优势、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机遇，也将为在复杂国际形势下推进APEC成员经济体合作、促进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可持续增长与共同繁荣注入强劲动力。

#### （一）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下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

APEC成员经济体在能源资源禀赋和自给率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是全球第一大油气生产国、第二大油气出口国，同时拥有全球最大的油气消费市场。虽然美国国会于2025年7月通过的《“大而美”法》为石油和天然气开发提供了政策便利和成本优惠，但页岩油和页岩气的生产成本相对较高，面临来自其他低成本能源出口国的竞争。正因如此，在2025年4月宣布对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后，美国在与其他经济体谈判贸易协议时，将购买美国油气作为重要的谈判议题，施压欧盟、日本、韩国等经济体增加对

其油气的采购，实质上干预了这些国家的能源选择自主权。此外，美国曾是全球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若按历史累积排放量计算，美国至今仍居世界首位。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美国拥有最先进的技术、雄厚的财政资源和强大的创新能力，完全具备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能力。因此，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的能源结构长期以煤炭为主，但油气消费不断增长。尽管国内能源自主供应仍能满足全国 80% 以上的能源需求，但无论是从绝对进口量还是占总需求的比重来看，能源进口量仍在不断上升。自 2018 年起，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超过 70%，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国。2010—2024 年，全球超过一半的石油和天然气需求增量以及约 60% 的电力需求增长来自中国，<sup>[1]</sup>其成为全球最具增长潜力的能源消费市场。与此同时，中国已连续 15 年引领全球新能源投资，风电装机容量连续 15 年稳居世界第一。截至 2025 年 8 月底，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全国总装机比重已上升至约 60%，全社会用电量中每 3 度电就有 1 度来自绿色电源。<sup>[2]</sup>新能源日益成为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的“压舱石”和新支点。

日本和韩国能源资源匮乏，油气几乎全部依赖进口，但两国均拥有全球领先的核能技术，其中日本还在氢能技术领域处于世界前沿。然而，2011 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部分国家和地区反核情绪高涨，对核电站建设造成负面影响。日本因此停运了 33 座核电站，其中 14 座已恢复运行，其余 19 座的重启至今仍面临重重阻力。<sup>[3]</sup>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则是重要的能源生产和出口大国，其人均能源消耗和人均碳排放均位居全球前列。澳大利亚主要向亚洲市场出口液化天然气和煤炭，加拿大的能源出口则主要面向美国，并于 2025 年首次向亚洲市场出口液化天然气。

俄罗斯是全球第二大原油生产国、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也是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国和第一大天然气出口国，其陆上能源通道覆盖欧亚广大地区，地缘影响力不容小觑。然而，受乌克兰危机及欧美主导的对俄罗斯制裁不断加码的影响，欧盟已大幅削减从俄罗斯进口的油气，并决定从 2027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终止从俄罗斯进口液化天然气。此外，西方实施的次级制裁还要求第三国在与俄罗斯的

[1]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World Energy Outlook 2025”, Paris: IEA, November 202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碳达峰碳中和的中国行动（2025 年 11 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 年；生态环境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2025 年度报告》，2025 年 10 月。

[3] 杨沐岩：《日本核电正加速回归》，2025 年 3 月 17 日，[https://paper.people.com.cn/zgnyb/pc/content/202503/17/content\\_30063445.html](https://paper.people.com.cn/zgnyb/pc/content/202503/17/content_30063445.html)[2025-12-06]。

能源贸易中遵守相关限制措施，进一步压缩了俄罗斯的出口空间。在此背景下，俄罗斯的油气出口，尤其是通过海上通道的出口受到严重制约，出口价格也被限制，导致其油气出口量和财政收入面临进一步下滑压力。据国际能源署发布的《2022年世界能源展望》，在既定政策情景下，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占全球贸易的份额预计到2030年将减少一半。<sup>[1]</sup>此外，相关制裁导致俄罗斯难以获得充足资本和前沿技术，严重制约其开发条件更为复杂、成本更高的油气田及液化天然气项目，进而影响其长期油气生产能力。<sup>[2]</sup>

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正对电力供应提出更高要求。《2025年APEC领导人庆州宣言》明确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将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经济格局，而亚太地区是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区域。作为人工智能的“发动机”，数据中心承载着模型训练、云计算和大规模数据处理等任务，其电力需求巨大。据国际能源署发布的《能源与人工智能》报告，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正迅速成为全球电力消耗的重要增长点。2024年，全球数据中心耗电量约占全球总电力消耗的1.5%，其中美国约占45%，中国约占25%。自2017年以来，全球数据中心电力消耗年均增速约为12%，是同期全球总电力需求增速的4倍多。<sup>[3]</sup>预计到2030年，其耗电量将飙升至9450亿度，超过日本当前年用电总量，占全球电力消耗的3%。美国数据中心的耗电量，到2030年将超过铝、钢、水泥、化工等所有传统高耗能行业的总和，约占其新增电力需求的一半。<sup>[4]</sup>如何满足数据中心快速增长的电力需求，已成为各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 （二）推进能源结构向清洁低碳转型

APEC成员经济体国情各异，总体上虽均致力于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发展，但在具体技术路径上尚未形成共识。即便对某些各方共同认可且有意发展的技术，各成员经济体的选择也可能有所不同。例如，储能技术普遍被视为重要发展方向，但各成员经济体的路径选择存在差异：有的倾向于发展传统抽水蓄能，有的聚焦于新型储能系统，有的则采取两者并行的策略。因此，APEC可鼓励各成员经济体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技术基础，加快经济和能源系统的低碳转型，同时坚持清洁能源技术中立原则，不要求所有成员经济体采用相同的

[1]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World Energy Outlook 2022”, Paris: IEA, November 2022.

[2] 张中祥：《对俄罗斯油气出口的制裁打疼了俄罗斯吗？》，2022年12月12日，<https://finance.sina.com.cn/cj/2022-12-12/doc-imxwiqci2042812.shtml>[2025-12-06]。

[3]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Energy and AI”, Paris: IEA, April 2025.

[4]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Energy and AI”, Paris: IEA, April 2025.

技术路线。

美国于2022年颁布的《通胀削减法》通过包括税收优惠在内的多项激励措施，大力推动本国向低碳能源转型。然而，《“大而美”法》大幅削弱了对风电和光伏项目的支持，显著缩短了这两类可再生能源项目获得全额税收抵免的时限。相比之下，核能和地热能作为低碳能源，在《通胀削减法》中对其的主要激励措施得以保留。

中国已构建全球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在新能源领域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和显著的规模优势。依托持续的技术进步与制造端的规模效应，中国推动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的平均成本在过去十年分别下降逾60%和80%，为APEC及全球能源转型提供了高性价比的方案。<sup>[1]</sup>据欧洲能源智库Ember统计，2025年1—12月，中国绿色技术出口额达2224.74亿美元（见图3）；<sup>[2]</sup>“十四五”期间，中国出口的风电和光伏产品累计帮助其他国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41亿吨。<sup>[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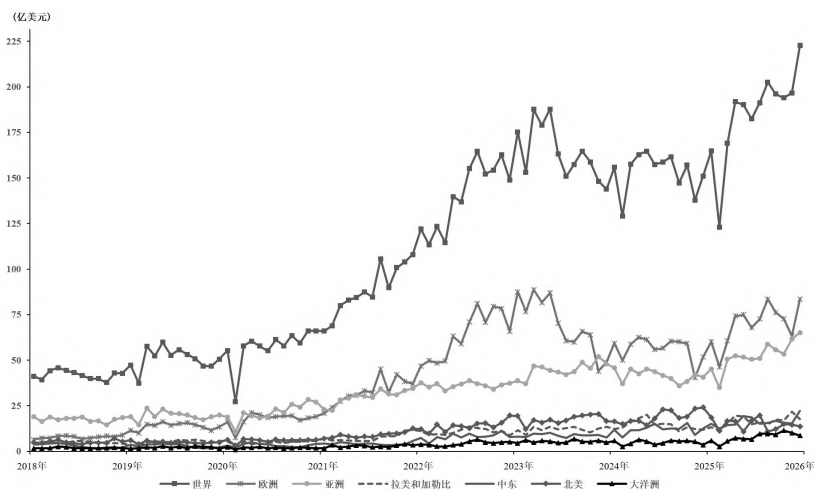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绿色技术出口额及其分布（单位：亿美元，2018—2025年）

资料来源：Ember，“China Cleantech Exports Data Explorer”，[https://ember-energy.org/data/china-cleantech-exports-data-explorer\[2025-12-06\]](https://ember-energy.org/data/china-cleantech-exports-data-explorer[2025-12-06])。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碳达峰碳中和的中国行动（2025年11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年；生态环境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25年度报告》，2025年10月。

[2] Ember，“China Cleantech Exports Data Explorer”，[https://ember-energy.org/data/china-cleantech-exports-data-explorer\[2025-12-06\]](https://ember-energy.org/data/china-cleantech-exports-data-explorer[2025-12-06])。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碳达峰碳中和的中国行动（2025年11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年；生态环境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25年度报告》，2025年10月。

风电和光伏发电固有的间歇性、随机性和波动性，给电力系统带来高度不确定性。而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需要全天候、持续且稳定的高功率供电，在当前技术和储能条件下，以风电和光伏发电为主的可再生能源体系难以保障此类负荷的用电需求。如果要充分释放风电和光伏发电大规模发展的潜力，并有效应对人工智能爆发式发展带来的电力需求激增，那么亟需大规模部署储能系统。通过在用电低谷时段充电、高峰时段放电的运行模式，储能可在时间维度上实现电能的灵活调度与高效利用，从而满足包括高能耗人工智能运算在内的新型负荷需求。尤其是对美国而言，现有发电设施的装机容量和电网输电能力已难以满足人工智能产业迅猛发展所带来的电力需求。在数据中心周边部署储能设施，有助于更高效地利用现有发电资源；在发电装机容量存在缺口的情况下，这一举措可有效缓解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激增带来的用电压力。

### （三）理性回归：核电在能源转型中的作用

核电不仅有助于实现大规模减碳，而且也具备良好的经济竞争力。然而，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反对核电的声音在欧洲逐渐占据主流，一些国家对于新建核电站施加了各种限制，部分欧盟成员国甚至制定了提前关闭现有核电站、不再新建核电站的政策。在日本，核电重启进程依然举步维艰。2024年的一项民调显示，62%的日本民众反对新建核反应堆。<sup>[1]</sup>

美国《“大而美”法》虽然大幅削减了2022年《通胀削减法》对风电和光伏项目的支持，但保留了对核能的主要激励措施，并通过专项资金对改进后的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给予额外支持。中国也已恢复核电站建设，截至2025年8月底，全国运行、在建及核准待建的核电机组共计112台，总装机容量达1.25亿千瓦，位居世界第一。<sup>[2]</sup>在日本，高市早苗出任首相后，显著提升核能在国家能源战略中的地位，计划通过行政手段与财政激励措施，加速重启符合新安全标准的核反应堆。在日本政府推动下，2025年修订的《能源基本计划》进一步强化了核能作为主要零碳电力来源的角色，强调最大限度安全利用核电，以支撑能源结构转型和提升能源自主性。

人工智能对稳定电力的高需求亟需核电提供保障。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

[1] 蔡译萱：《高市早苗新政能否重构日本能源格局？》，2025年10月30日，<https://mp.weixin.qq.com/s/xgqoYGgOLAIPLeMqik48oA>[2025-12-06]。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碳达峰碳中和的中国行动（2025年11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年。

的速度改变世界，而数据中心作为人工智能的“发动机”，其数量激增带来了巨大的用电需求和相应的二氧化碳排放压力。若电力系统无法持续、稳定地满足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高负荷用电需求，就可能被迫借助于化石燃料发电。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电力供应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制约美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核电成为一种极具价值的解决方案：在风电、光伏发电等间歇性可再生能源难以实现全天候供电的情况下，既能可靠支撑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运行，又可避免新增化石燃料排放，有助于实现数字化转型与绿色低碳转型的协同推进。

因此，有必要呼吁全球重新审视和调整那些不切实际的核电政策，更加重视核电在绿色低碳转型中的关键作用。

#### （四）加强对话与协调，降低单边贸易限制措施的影响

APEC 框架之外的规则与政策对其成员经济体的影响亦不容忽视。欧盟是 APEC 成员经济体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其政策动向必然对 APEC 产生深远影响。2005 年启动的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是推动欧盟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该体系通过市场化机制，以较低成本助力欧盟实现其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与此同时，欧盟还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旨在保护本土企业免受因碳成本差异导致的不公平竞争，并防止“碳泄漏”，即企业将高碳排放的生产活动转移至气候政策相对宽松的地区，以规避严格的碳约束。

作为一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单边贸易限制措施，碳边境调节机制究竟应被纳入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讨论，还是被列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的议程，目前仍存在争议。2025 年 7 月，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七次会晤通过的宣言中，各国重申反对单边碳边境调节机制，指出这类措施是“不符合国际法的单边、惩罚性和歧视性保护主义措施”，<sup>[1]</sup>可能扰乱全球贸易流动与供应链，给国际经济格局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无论碳边境调节机制最终在哪个平台进行讨论，APEC 均有必要就此达成统一立场，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方案。

一是建立并完善自身的碳定价体系。根据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下的碳边境调节机制，若进口商能提供第三国生产商已支付碳价的可核查证据，则可在应

---

[1]《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七次会晤里约热内卢宣言——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治理》，2025 年 7 月 8 日，<https://www.news.cn/20250708/33edabf0811d4b74b5b2e387299e8df8/c.html>[2025-12-06]。

缴碳边境调节机制费用中相应扣减该部分支出，从而避免双重征税。这意味着，若其他经济体不建立碳定价机制，其企业的碳排放成本将实质上被欧盟“征收”。某种意义上，欧盟即将全面实施的碳边境调节机制正在“倒逼”其他经济体加快构建和完善自身的碳定价体系。

二是加强对话与协调。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是目前全球唯一正式公布且影响广泛的碳价政策。APEC应秉持科学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就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关键议题与欧盟开展深入对话与协调，包括：碳核算的边界与方法、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兼容性、适用范围与实施时机，以及各国相关体系、流程、排放因子、实际排放数据和所采用的阈值等关键参数的互认问题。APEC与欧盟应通过协商推动制定能被广泛接受的政策或指南，以有效回应竞争力受损和“碳泄漏”等关切，避免因单方面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引发贸易摩擦与冲突。<sup>[1]</sup>

#### （五）推进低能耗、低成本的碳捕集技术发展和规模化落地

众多经济体目前仍高度依赖石油和煤炭。中国长期以来以煤电为主力电源，直至2024年，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才首次超过煤电。美国过去同样严重依赖煤电，但随着页岩气开采量的爆发式增长，大量煤电机组被天然气发电所替代，然而，天然气发电同样面临碳资产搁浅的风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大而美”法》对油气产业的强力支持，预计将导致其碳排放水平较拜登政府时期显著上升。据相关机构评估，到2035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仅有望较2005年水平下降26%~35%，远低于其一年前预测的38%~56%的减排幅度。<sup>[2]</sup>换言之，即便在2024年预测中，拜登政府时期的最差情景也优于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最佳情景。这一趋势将加剧美国碳密集型电力资产的搁浅风险。除中美之外，其他经济体也不同程度地面临如何避免电厂碳资产搁浅的问题。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是实现化石能源大规模深度减碳、避免碳资产搁浅的有效途径。作为一项托底技术，CCUS可使煤电和气电机组无需全部提前退役。然而，当前CCUS的部署规模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中国已投运项

[1] 张中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的中国与世界——绿色低碳转型、绿色金融、碳市场与碳边境调节机制》，《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第14期；张中祥：《世界能否在气候变化议题中积聚信任与共识——兼论中美欧气候合作重要性和前景》，《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年第8期。

[2] King B., Kolus H., Gaffney M., Brummen van A., Pastorek N. and Larsen J., “Taking Stock 2025: US Energy and Emissions Outlook”, September 10, 2025, [https://rhg.com/research/taking-stock-2025\[2025-12-06\]](https://rhg.com/research/taking-stock-2025[2025-12-06]).

目的年二氧化碳捕集能力为250万吨；<sup>[1]</sup>而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采用直接空气捕集技术的全球最大碳捕集工厂 Stratos，一旦投产，年捕集能力为50万吨。<sup>[2]</sup>此外，当前碳捕集成本仍显著高于碳市场价格，亟需通过政策激励与技术创新“双轮驱动”，推动低能耗、低成本碳捕集技术的发展。

未来十年将是CCUS技术迭代升级的关键期，必须实现从百万吨级向千万吨级乃至亿吨级的跨越式发展，而实现这一跨越需要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协同、成本降低与规模化推广。可支持CCUS技术研究与务实合作，推动建设规模化示范项目，切实降低捕集成本，为该技术在重点行业的广泛应用提供可能性。为此，APEC可考虑设立具有指导性的CCUS规模化发展目标，通过释放明确的政策信号并发挥规模效应，加速技术成熟与成本下降，助力全球深度脱碳进程。

### 从电子商务到数字经济议题的演进与转型<sup>[3]</sup>

王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贸学院教授，APEC电子商务工商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电子商务发展推动全球贸易转型。APEC在推动各成员经济体无纸贸易、电子商务创新发展等方面成绩斐然。亚太地区的数字化转型，从电子商务迈向数字经济，从高效的贸易流程创新到可持续的数字经济治理，APEC相关议题和机制的演进体现了其在塑造以数字化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与路径选择中的关键作用。

#### （一）电子商务指导小组的历史角色：亚太货物贸易数字化的推动者

20世纪90年代末，APEC成员经济体间的平均关税水平已显著降低。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平均关税税率在1996年已降至8.03%，<sup>[4]</sup>传统货物贸易的自由化进程进入平台期。与此同时，互联网的商业应用兴起，电

[1] 从2021年至2024年7月，中国规划和运行的CCUS工程由约40个发展至约120个，年捕集能力达600万吨，年注入能力超过200万吨。参见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碳捕集利用与封存专业委员会：《中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进展系列报告2025：新进展、新阶段、新趋势》，2025年4月。

[2] IPointFive, “Occidental and IPointFive Secure Class VI Permits for Stratos Direct Air Capture Facility”, April 7, 2025, [https://www.1pointfive.com/news/occidental-and-1pointfive-secure-class-vi-permits-for-stratos-direct-air-capture-facility\[2026-03-02\]](https://www.1pointfive.com/news/occidental-and-1pointfive-secure-class-vi-permits-for-stratos-direct-air-capture-facility[2026-03-02]); IPointFive, “Stratos”, [https://www.1pointfive.com/projects/ector-country-tx\[2026-03-02\]](https://www.1pointfive.com/projects/ector-country-tx[2026-03-02]).

[3] 衷心感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深圳研究院鲁旂榕博士后研究人员为本文作出的贡献。

[4] 数据来源：[https://wits.worldbank.org/CountryProfile/en/Country/EAS/Year/1996/Summary\[2026-01-22\]](https://wits.worldbank.org/CountryProfile/en/Country/EAS/Year/1996/Summary[2026-01-22])。

子商务成为带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但其发展受到纸质单据流动效率低、监管难度大，以及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缺失、跨境电商主体之间信任不足等情况的严重制约。为系统应对这些新型贸易障碍、提升贸易效率，APEC于1998年通过《APEC电子商务行动蓝图》，并据此在贸易和投资委员会下设立了电子商务指导小组（ECSG）。该指导小组致力于根据各经济体的发展水平，最大程度提升推进电子商务议题所带来的效益，同时充分认识到其在促进创新发展和扩大经济参与方面的重要作用。

在这个阶段，ECSG以提高贸易便利化、促进无纸贸易发展为核心工作。2003年，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子业务中心、结构化信息标准促进组织联合发起的“电子业务可扩展标记语言倡议”被明确确定为“加速APEC无纸化贸易实施互操作性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的举措。在当年APEC会议上，泰国提议举办关于电子业务可扩展标记语言促进无纸化贸易与协同发展电子商务的专题研讨会，ECSG当场批准并赋予独立会议编号与预算通道。电子业务可扩展标记语言的技术接口定位与后续数据隐私讨论组的职责边界重合，构成将技术层从原无纸贸易议题中剥离的制度触发点。与此同时，ECSG要求部分成员更新“无纸化贸易单边行动计划”，并同意将电子证书、电子原产地证书等电子贸易单证议题纳入关于贸易单证流程的相关议程。据此，2004年2月ECSG例会正式将无纸化贸易相关工作拆分为两个平行讨论组：由日本、新加坡等经济体主导的无纸贸易讨论组，聚焦可操作的技术标准互认；由美国主导的数据隐私讨论组，主要推动制定跨境数据隐私规则。

在ECSG存续期间（1999—2017年），其下设的无纸贸易讨论组自2004年成立至2017年解散，主要聚焦六大核心议题：电子原产地证书、电子发票、数据协调、单一窗口、电子政府采购系统、电子贸易融资。这些议题取得的成果，如单一窗口系统，已从政策文件转化为嵌入各成员海关的实际数字基础设施，显著降低了亚太区域货物贸易的跨境交易成本，提高了贸易监管时效。此时的数据隐私讨论组虽已触及跨境数据流动规则，但其主要目标是服务于跨境商业活动中的个人数据隐私保护；至于该规则如何为未来数据跨境流动提供信任基础，APEC成员经济体尚未达成共识。不过，这个议题愈发受到各成员经济体的关注，参与数据隐私议题讨论的人数日益增多。

这些成果标志着ECSG在贸易便利化与贸易数字化领域形成了相对成熟、具体的工作框架。因此，回望整个ECSG周期，其历史责任可概括为：加速推动实

体货物贸易“去纸化”和“流程数字化”进程。APEC 数据显示，区域内中小微企业数量占比超过 97%，它们正是这些“数字高速公路”的主要受益者，例如通过阿里巴巴国际站、亚马逊等平台直接参与全球贸易。<sup>[1]</sup>

## （二）数字服务贸易崛起与数据跨境流动成为核心焦点问题

自人类社会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贸易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软件、云计算、流媒体、数字内容、专业服务为代表的数字可交付服务贸易，以其无形、可即时跨境、高附加值的特点，成为全球贸易增长最迅速的板块，增速持续超越传统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另外，无论是跨境电商还是数字服务贸易，均依赖跨境数据流动与数据价值创造，也由此引发了数据收集、数据处理、数据使用以及跨境数据外包服务等新型数据产业发展问题。这一转型彻底改变了电子商务的实质。贸易的核心从“货物与单证”转向“服务与数据”，关键生产要素从“物流”转变为“数据流”。贸易的发展瓶颈也随之发生变化：数字服务贸易的畅通无阻，不再依赖原产地证书的电子化，而取决于数据能否安全、合规、自由地跨境流动，数据主体权利能否得到有效保护，以及算法是否公平、透明、可信。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等大语言模型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数据不仅成为交易内容，更跃升为驱动所有产业创新的核心生产要素。贸易议题与科技创新、隐私保护、国家安全等议题深度交织，其复杂性和系统性空前提高。数字技术已从单纯的交易工具演变为驱动经济社会全方位转型的核心力量。

面对这一趋势，APEC 成员经济体的认知与共识也开始不断深化。2014 年，APEC 会议批准《APEC 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共识》，并通过《APEC 促进互联网经济合作倡议》，首次将比电子商务更宽泛的互联网经济概念引入 APEC 合作框架，为后续的全面转型奠定了基础。此时，ECSG 中的无纸贸易讨论组与数据隐私讨论组原有的议题框架已显露出局限性。

## （三）《APEC 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与数字经济指导小组

正是这种认知和共识的转变与现实需求的紧迫性，共同催生了 2017 年的关键制度调整。2017 年 2 月，第 35 次 ECSG 会议正式批准“将无纸贸易讨论组的工作并入 ECSG 主议程”。这一结构性调整表明，APEC 成员经济体一致认为，单据电子化这一专门议题的历史任务已基本完成，其重要性已不足以维持一个独立的顶级对话轨道。同年，APEC 成员经济体领导人承诺携手合作，释放互联网和

[1]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January 2026, [https://www.apec.org/groups/som-steering-committee-on-economic-and-technical-cooperation/working-groups/small-and-medium-enterprises\[2026-02-22\]](https://www.apec.org/groups/som-steering-committee-on-economic-and-technical-cooperation/working-groups/small-and-medium-enterprises[2026-02-22]).

数字经济的潜力，并通过了《APEC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该路线图明确，将合作范围扩展至以下关键领域：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促进互操作性、实现普及宽带接入、制定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整体政策框架、推动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监管方法的一致性与合作、促进创新及支持性技术和服务的采用、提升信息与通信技术使用的信任与安全、促进信息和数据的自由流动、促进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同时尊重各成员相关法律法规、提升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基线指标、增强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包容性、促进电子商务发展以及推动数字贸易合作等。

为有效协调这一宏大议程，APEC于2018年成立了数字经济指导小组(DESJ)。根据2019年核准的职权范围，DESJ作为《APEC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的执行机构与项目协调中心，旨在推动互联网与数字经济的广泛发展及规则落地，并继续向贸易和投资委员会汇报ECSG之前所承担的电子商务相关工作。作为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特设指导小组的继承者，DESJ充分认可《APEC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的广泛适用范围，定期向高官会提出关于如何实施该路线图的建议；鉴于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交叉性质及其影响，DESJ将积极与其他APEC论坛合作，交流成功经验与高质量信息，从而完善自身工作，避免与电子商务、数字贸易等相关议程发生重叠。DESJ的成立，标志着APEC数字经济合作完成了从“具体便利化”到“系统生态化”的议程升级。

2020年11月，DESJ通过了《APEC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的实施工作计划，将该路线图的11个重点领域转化为更具体的优先领域。APEC在2022年、2023年的议程记录显示，2021—2023年DESJ与APEC高官会下设的电信与信息工作组启动了联合路线图执行机制，形成年度联合会议、联合项目审批与联合绩效评估的“三同步”模式。DESJ的职权范围和工作模式凸显了其新使命：不仅是ECSG的继承者，更是《APEC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的践行者。

至此，APEC框架下的电子商务相关讨论，其重心已从如何为货物修建“数字路”的基础性工作，全面转向如何为数据、服务等制定“数字法”、构建“数字城”，从而提供规则与制度性保障。

#### (四) 演进逻辑的再审视：从“工具理性”到“生态理性”

从电子商务指导小组到数字经济指导小组的转变，标志着APEC相关议题的核心关切，已从货物与单据的数字化彻底转向数据与算法的规则化。其背后揭

示了 APEC 从电子商务到数字经济议题演进的三重内在逻辑。

第一，从聚焦实体货物的跨境效率，转向关注数字服务与数据要素的跨境流动。议题的基本属性发生了根本改变。

第二，从追求流程效率，即降低成本、缩短时间，转向构建系统信任与规则，即保障安全、确立权利以及促进创新。其目标从以经济性为主，扩展为社会性、技术性与规则伦理并重。

第三，从采取具体技术解决方案，如推广电子商务可扩展标记语言标准、建设单一窗口，升级为倡导宏观政策框架与原则协调，如制定隐私框架、探索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相关方法论从工程思维转向治理思维。

这一演进并非孤立发生，其根本动力源于电子商务这一概念本身的扩展，以及其在现实经济中日益显著的主流化形态——跨境数字服务贸易的崛起。

传统上，APEC 语境下的电子商务主要指实体货物的在线交易，其核心是交易环节的数字化。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电子商务的内涵已发生扩展，从聚焦于传统实体货物贸易的数字化，转向关注数字经济发展的环境与制度。前者主要侧重于线上交易，后者则体现为基于数字平台提供的持续性服务或体验，例如云服务、在线咨询、流媒体订阅、App 内功能，其交易内容实质上是访问权或使用权。在这个过程中，关键价值创造要素也转变为数据流、算法与实时交互，而数据则成为驱动服务、优化体验、维持用户关系的核心“燃料”。APEC 议题从聚焦实体货物跨境贸易无纸化，转向关注数字服务与数据要素流动，正是对这一概念扩展的直接回应。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全球数字可交付服务出口的增长持续快于传统服务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中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sup>[1]</sup>这意味着，国际贸易的增长与前沿拓展，由无形的数字服务所驱动，而非有形的实体货物。因此，当数字服务贸易本身成为国际贸易的关键形态，以促进贸易自由化为目标的 APEC，其优先议题必然要从优化实体物流流转，转向构建支撑数字服务贸易的基础规则与信任环境。这是议题演进最根本的经济逻辑。

因此，以上三重逻辑演进共同指向一个结论：APEC 的相关议题完成了从“工具理性”（即如何更高效地交易货物）到“生态理性”（即如何可持续地治理

---

[1] “Unlocking the Power of Services Trade for Development”, September 2025, [https://unctad.org/news/unlocking-power-services-trade-development\[2026-01-28\]](https://unctad.org/news/unlocking-power-services-trade-development[2026-01-28]).

数字商业社会)的逻辑演进。DESG正是这一转变的制度载体。

#### (五) APEC对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和发展的重要意义

APEC作为亚太地区层级最高的政府间经济合作机制,其对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和发展的意义已不仅限于区域论坛层面,而成为规则孵化、标准对接和包容性增长的推动者。

APEC在数字贸易规则孵化与制定方面,日益成为全球引领者。跨境数据隐私规则正被越来越多的APEC成员经济体所采纳。由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发起并吸引越来越多APEC成员经济体加入的《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根植于APEC多年来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政策探索与共识积累,现已发展成为全球首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专门性数字经济协定。

亚太地区的跨境无纸贸易在标准对接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例如,由中国发起的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最初以宁波、上海、新加坡、釜山、洛杉矶为试点,实施海关、港口、船运、场站四类数据接口的标准化,这一做法已被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委员会列为“数字单一窗口”最佳案例,持续向全球输出跨境无纸贸易的亚太方案。

APEC在弥合数字鸿沟、实现包容性增长方面也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提供了可复制的“包容性数字发展”路线图。《2024年APEC领导人马丘比丘宣言》将数字包容性增长列为与核心事项密切相关的内容,强调通过缩小数字鸿沟、提升中小微企业竞争力,构建包容、开放、公平、非歧视、更安全和更具包容性的数字生态系统。《2025年APEC领导人庆州宣言》进一步推动数字包容性增长,将其与人工智能驱动的创新和数字转型紧密结合,强调数字转型在促进所有人参与、提升生产力和增强互联互通方面的作用,致力于改善数字连接、提升数字素养,确保数字转型成果惠及所有成员。

#### (六) 总结与展望

APEC的议题转型历程,是区域经济数字化进程的一个制度缩影。这清晰地表明,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重心已从初期的技术接入与流程改造,转向当前的规则塑造与治理创新。APEC框架下的电子商务合作,已从最初聚焦于通过技术手段提高贸易效率的专门议题,逐步演变为关乎亚太区域数字治理与提升各经济体未来竞争力的核心平台。

2026年中国再次担任APEC东道主,并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会议主题。在数字经济领域,这一主题意味着:作为东道主,中国将推

动 APEC 成员经济体构建数字规则与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共同体，在数字贸易、数据流动、电子支付等关键议题上凝聚规则共识、建立互认框架，有效降低合规和交易成本。“共同繁荣”则强调缩小数字鸿沟、推动包容性增长，使亚太地区广大的中小微企业及弱势群体能够通过集体能力建设、开放技术平台和普惠数字金融等手段，深度融入区域数字生态，共享订单、流量和云服务，切实分享数字经济的创新红利。此次 APEC “中国年”有望在数字经济合作方面取得更多突破，尤其在规则制定、市场联通与包容发展三大维度上值得期待。

APEC 作为区域主要经济论坛和政府合作机制，能否在数字时代续写经济一体化的成功故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通过 DESG 这一平台，在分歧中寻求共识，在竞争中探索合作，共同将充满不确定性的数字未来，塑造成一个开放、公平、可信空间，并使之惠及 APEC 成员经济体的数字经济增长。

## APEC 海洋合作的发展历程回顾与未来路径

刘正华（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APEC 海洋可持续发展中心首席科学家）

APEC 成员经济体覆盖全球 37% 的人口和 60% 以上的经济总量，其海洋空间承载着 90% 的世界贸易与 80% 的全球水产养殖产量，是区域经济复苏与繁荣的核心引擎。<sup>[1]</sup>然而，气候变化引发的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海洋垃圾污染，非法、未报告、无管制（IUU）捕捞以及其他人为活动等多重挑战，对亚太海洋生态系统健康与沿海社区福祉构成严峻威胁。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平台，APEC 自 2002 年《首尔海洋宣言》发布以来，逐步将海洋合作纳入核心议程，形成了“愿景—框架—行动”三位一体的合作体系。自 2011 年 APEC 海洋与渔业工作组重组并实体化运作以来，海洋合作已成为 APEC 框架下最具活力与战略意义的合作领域之一。<sup>[2]</sup>2014 年第四届和 2025 年第五届 APEC 海洋部长会议的召

[1] APEC Policy Support Unit, “APEC in Charts 2025”, 2025, [https://www.apec.org/apecapi/publication/get-file?publicationId=c965a486-335b-4a80-b95b-e741dc478fe1\[2026-01-20\]](https://www.apec.org/apecapi/publication/get-file?publicationId=c965a486-335b-4a80-b95b-e741dc478fe1[2026-01-20]); APEC Ocean and Fisheries Working Group, “APEC Marin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September 2014, [https://www.apec.org/Publications/2014/09/APEC-Marine-Sustainable-Development-Report\[2026-01-24\]](https://www.apec.org/Publications/2014/09/APEC-Marine-Sustainable-Development-Report[2026-01-24]).

[2] APEC, “Ocean and Fisheries”, 2025, [https://www.apec.org/groups/som-steering-committee-on-economic-and-technical-cooperation/working-groups/ocean-and-fisheries\[2026-01-20\]](https://www.apec.org/groups/som-steering-committee-on-economic-and-technical-cooperation/working-groups/ocean-and-fisheries[2026-01-20]).

开，将海洋议题提升至亚太区域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合作的新高度。

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保护主义抬头、可持续发展任务紧迫的背景下，APEC作为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的经济合作机制，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包容性全球治理体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倡导的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的合作模式，为应对跨经济体挑战、孵化创新性议程提供了灵活务实的平台，对全球经济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2040年APEC布特拉加亚愿景》的推进，以及恰逢2026年中国再次担任APEC东道主的历史性机遇，系统回顾APEC海洋合作的制度演进与核心成果，并前瞻性地规划未来合作路径，对于构建一个韧性、繁荣与可持续的亚太海洋共同体具有至关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 （一）制度化与主流化：APEC海洋合作治理框架的演进

APEC海洋合作的深化，首要体现在其治理架构的日益完善与合作议题的显著“主流化”。这一进程始于工作层面的机制夯实，并逐步升级至更高层级的政治承诺。

第一，核心工作机制的重组与强化。2011年，APEC海洋与渔业工作组由原来的APEC海洋资源保护工作组和渔业工作组合并重组而成，并开始实质性运作，成为协调区域内各经济体海洋政策与行动的核心平台。该工作组通过制定战略规划、审议年度工作计划，系统性地推进了海洋垃圾防治，打击非法、未报告和管制捕捞，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蓝色经济发展等一系列优先议程。每年两次的APEC海洋与渔业工作组机制性会议，已成为各经济体分享政策实践、协调立场、发起合作项目的关键场合。

第二，部长级会议的恢复与引领。在APEC海洋与渔业工作组扎实工作的基础上，APEC海洋部长会议作为部长级政治对话机制发挥了关键的引领作用。继2014年在中国厦门召开第四届APEC海洋部长会议后，第五届APEC海洋部长会议于2025年在韩国釜山举行，主题为“引领我们的蓝色未来——联通、创新和繁荣”。该会议以主席声明形式强调了亚太在应对海洋污染、海洋灾害等共同挑战方面加强区域合作的重要性。时隔约十年恢复开展APEC海洋部长对话，进一

步巩固了 APEC 海洋合作的战略地位。<sup>[1]</sup>

第三，专门合作机构的创设与运营。由中国倡议并于 2011 年成立的 APEC 海洋可持续发展中心（以下简称“APEC 海洋中心”），是 APEC 框架下设立的海洋合作机制，依托位于福建厦门的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建设和运行。该中心已发展成为 APEC 区域海洋治理的合作平台与能力建设引擎，是 APEC 海洋与渔业工作组机制下仅有的两个中心之一<sup>[2]</sup>。截至 2025 年，该中心已成功实施近 30 项 APEC 多边合作项目，面向 APEC 成员经济体开展的海洋管理能力建设培训惠及 1000 余人次，持续主办“APEC 蓝色经济论坛”，发起“APEC 蓝色市民能力建设”项目，并机制性编制《APEC 海洋可持续发展报告》，已成为区域内具有影响力的海洋国际合作平台。APEC 海洋中心的运作，为 APEC 探索“项目驱动、多边合作”的海洋合作模式提供了良好的实践平台。

## （二）从共识到行动：海洋合作议题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

在日益完善的制度框架下，APEC 海洋合作聚焦区域共同挑战，推动制定了一系列从共识到具体行动的路线图，在关键议题领域取得了务实进展。通过对 2010—2023 年 APEC 框架下已开展的 127 项海洋相关项目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项目涵盖海洋生态环境、渔业与水产养殖、蓝色经济、科技创新、海洋治理、社会福祉等多个领域，各议题下的项目数量与 APEC 海洋与渔业工作组的战略规划、年度计划以及 APEC 在海洋领域的路线图和热点议题紧密相关（见图 4）。

第一，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协同推进。应对海洋垃圾，特别是塑料污染，是 APEC 区域合作的突出亮点。2019 年通过的《APEC 海洋垃圾防治路线图》为各成员经济体在政策协调、能力建设和可持续废弃物管理等方面开展自愿合作提供了行动指引。<sup>[3]</sup>与此同时，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不断深化，与时俱进地连接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等全球新议程。

第二，渔业资源可持续管理的联合推动。打击非法、未报告、无管制捕捞是维护海洋渔业秩序、保障粮食安全与经济利益的核心。APEC 制定的《打击非

[1] APEC, “Chair’s Statement on the 2025 APEC Ocean-related Ministerial Meeting”, May 2025, <https://www.apec.org/meeting-papers/sectoral-ministerial-meetings/oceanrelated/chair-s-statement-on--the-2025-apec-oceans-related-ministerial-meeting>[2026-01-20].

[2] 另一中心为韩国设立的 APEC 海洋环境培训与教育中心。

[3] APEC, “APEC Roadmap on Marine Debris”, August 2019, [https://www.apec.org/Meeting-Papers/Annual-Ministerial-Meetings/2019/2019\\_AMM/Annex-B](https://www.apec.org/Meeting-Papers/Annual-Ministerial-Meetings/2019/2019_AMM/Annex-B)[2026-01-20].

法、未报告、无管制捕捞路线图》提出了一套包括制定经济体行动计划、强化执法能力与实施港口国措施在内的综合策略。<sup>[1]</sup>APEC 成员经济体在执行该路线图方面持续交流进展情况。此外，2022年通过的《小规模渔业与水产养殖路线图》，<sup>[2]</sup>将合作视角投向民生与发展，旨在通过完善市场准入、加强能力建设来改善从业者生计，促进渔业的负责任与可持续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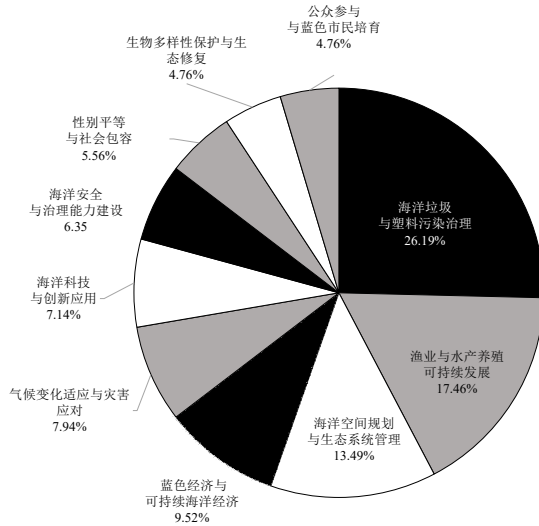


图4 APEC海洋项目涉及的议题及各议题占比（2010—2023年）

资料来源：APEC Ocean and Fisheries Working Group, “APEC Marin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September 2014, [https://www.apec.org/Publications/2014/09/APEC-Marine-Sustainable-Development-Report\[2026-01-24\]](https://www.apec.org/Publications/2014/09/APEC-Marine-Sustainable-Development-Report[2026-01-24]); APEC Ocean and Fisheries Working Group, “APEC Marin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2: Supporting Implement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14 and Related Goals in APEC”, December 2019, [https://www.apec.org/publications/2019/12/apec-marine-sustainable-development-report-2\[2026-01-25\]](https://www.apec.org/publications/2019/12/apec-marine-sustainable-development-report-2[2026-01-25]); APEC Ocean and Fisheries Working Group, “APEC Marin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III”, December 2024, [https://www.apec.org/publications/2024/12/apec-marine-sustainable-development-report-iii\[2026-01-25\]](https://www.apec.org/publications/2024/12/apec-marine-sustainable-development-report-iii[2026-01-25])。

### 第三，蓝色经济理念的落地与拓展。APEC是蓝色经济理念的重要倡导者和

[1] APEC, “APEC Roadmap on Combatting 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 August 2019, [https://www.apec.org/Meeting-Papers/Annual-Ministerial-Meetings/2019/2019\\_AMM/Annex-C\[2026-01-20\]](https://www.apec.org/Meeting-Papers/Annual-Ministerial-Meetings/2019/2019_AMM/Annex-C[2026-01-20]).

[2] APEC, “Small-scale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Roadmap-implementation Action Plan”, February 2023, [https://mddb.apec.org/Documents/2023/OFWG/OFWG1/23\\_ofwg1\\_006.pdf\[2026-01-20\]](https://mddb.apec.org/Documents/2023/OFWG/OFWG1/23_ofwg1_006.pdf[2026-01-20]).

实践者，不仅推动形成了对蓝色经济理念的区域共识，还通过连续举办“ APEC 蓝色经济论坛”，搭建了交流合作平台，促进各成员经济体分享蓝色经济最佳实践经验。APEC 海洋中心已连续举办 11 届海洋管理与海洋空间规划培训研讨班，为 APEC 成员经济体统筹海洋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促进蓝色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能力建设支持。<sup>[1]</sup>2024 年出版的第三部《APEC 海洋可持续发展报告》首次构建了涵盖“海洋生态健康、经济增长、社会福祉、科技创新和综合治理”的“五位一体”分析框架，为亚太地区的海洋可持续发展与蓝色经济增长提供了指引和路径。<sup>[2]</sup>

第四，以人民为中心的包容性发展的议题创新。2019 年，APEC 海洋中心举办“ APEC 海洋垃圾防治及海洋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研讨会，首次提出“蓝色市民”概念。此后，“APEC 蓝色市民能力建设”项目、“APEC 蓝色市民社区交流会”连续得到 APEC 国际基金的支持，有效推动了 APEC 海洋合作向基层和社会福祉延伸。“蓝色市民倡议”通过教育、宣传、社区活动以及海洋体验和保护海洋行动，不断提升公众海洋素养，持续改善人海关系，有效连接全球议程与地方社区行动，为增进海洋福祉、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提出海洋治理的新议题。

### （三）APEC “中国年”的合作机遇及未来 APEC 海洋合作展望

2026 年中国担任 APEC 东道主，这不仅是亚太合作进程中的重要节点，也将为全球海洋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海洋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推动者，中国有望利用东道主优势，引导 APEC 相关讨论聚焦绿色发展、数字转型与包容性增长等前沿议题，以开放、创新、合作推动海洋议题进一步融入亚太经济一体化的主流议程。届时，“海洋韧性”“海洋素养”“蓝色转型”“海洋数字治理”等议题可能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中国也可能倡导发出新的合作倡议，或推动现有路线图的深化实施，为区域经济复苏提供“蓝色动力”。

在此背景下，未来 APEC 海洋合作可从以下方向重点推进。

第一，强化海洋生态保护修复与促进蓝色经济发展。将中国倡导的“五位

[1] APEC 海洋可持续发展中心：《海洋管理：历届空间规划培训》，<http://www.apecmsd.org.cn/web/sync/articleList?articleTypeUuid=0000000075b652700175b69fe5cc0014&currMenuUuid=0000000075b652700175b69571cf000a&en=false>[2026-01-20]。

[2] APEC Ocean and Fisheries Working Group, “APEC Marin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III”, December 2024, <https://www.apec.org/publications/2024/12/apec-marine-sustainable-development-report-iii>[2026-01-25]。

一体”海洋可持续发展框架与各成员经济体经验相结合，为区域蓝色融资与产业发展提供有益借鉴，积极分享最佳实践经验，推动包容性蓝色经济转型。同时，利用海岸带综合管理、生态保护与生态修复等领域的技术与经验，设计面向发展中经济体的系统性能力建设项目，助力其将海洋资源潜力与海洋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可持续发展动能。

第二，推动海洋数字治理与科技创新。推动 APEC 海洋数字化合作，聚焦海洋观测、预报预警、防灾减灾、生态监测和智慧渔业等领域的数字技术应用与数据共享。以科技创新推动亚太区域海洋数据的获取和分享，提升区域整体应对气候变化与海洋灾害的韧性。促进 APEC 蓝色伙伴关系，加强海洋治理，并在海洋可再生能源、蓝色碳汇、生物资源利用技术等前沿领域深化产学研协同合作。

第三，促进海洋素养提升与深化社会包容发展。推动海洋素养提升与“蓝色市民”实践成为 APEC 框架下的机制性行动。通过举办培训班、研讨会、互访交流以及开展社区示范项目，鼓励各成员经济体的青年、社区代表、非政府组织与企业广泛参与，分享在社区减塑、可持续渔业、生态保护、海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蓝色市民”行动案例，使海洋合作成果及海洋福祉惠及民众。

第四，促进海洋合作与区域经济议程深度融合。强化 APEC 海洋与渔业工作组与其他 APEC 机制之间的跨工作组联动，探讨将可持续海洋产品贸易便利化、绿色港口供应链、蓝色金融、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交叉议题纳入 APEC 整体议程，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 （四）结语

回顾过去十五年，APEC 海洋合作在 APEC 海洋与渔业工作组的日常协调、各 APEC 海洋合作机制与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共同努力下，依托部长级会议及工作组会议的议题引领和讨论，陆续孵化出一系列路线图，在海洋环境保护、渔业管理和蓝色经济等领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面向未来，尤其是在中国担任 2026 年 APEC 东道主的背景下，倡导机制化的海洋合作，并推动海洋议题与经济主流议程深度融合，将有助于亚太地区应对治理碎片化与能力不平衡等挑战，迈向一个联通、创新、繁荣且具有韧性的蓝色未来。这不仅将夯实亚太共同体的蓝色基石，也将为全球海洋治理贡献重要的区域智慧与实践方案。■

（责任编辑：邱静）

## APEC's Open Regionalism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Asia-Pacific Community

*Sheng Bin, Yuan Bo and Wang Yuzhu*

9

As the highest-level, broadest and most influential economic cooperation mechanism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has provided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high-level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among major economies in this region. Despite suffering from multiple shocks such as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 APEC economies still made sustained progress in promot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and facilitation. The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 (FTAAP) has emerged as a strategic, long-term objective for APEC in the post-Bogor era, advanced through successive visions, roadmaps, and work programs. China has consistently played a leading and proactive role in advancing Asia-Pacific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APEC approach together with the principle of open regionalism advocated by China has provided important references for the reform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China hosts the APEC meeting again in 2026. This will be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China to assume its responsibilities as a major country and contribute Chinese wisdom. China will leverage Shenzhen as a key window to vividly show to the world the achievements and concepts of it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high-level opening-up. Through the stability of its open systems and the innovation of its development model, it will contribute new ideas to global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 Openness, Innov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APEC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Shen Minghui, Zhang Zhongxiang, Wang Jian and Liu Zhenghua*

27

The theme of China's 2026 APEC host year is "Building an Asia-Pacific Community for Common Prosperity", which reflects deep thinking on Asia-Pacific cooperation and common development. Within this framework, APEC is positioned to further strengthen trade and investment cooperation, accelerate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itions, expand coopera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enhance more institutionalized forms of ocean cooperation, thereby contributing regionally grounded experience and practical solutions to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field of economy and trade, APEC has made substantial progress in advanc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and facilitation across the Asia-Pacific, while still facing many

challenges. In response to a changing global environment, APEC should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continue to deepen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build a more resilient reg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n the energy sector, diversifying energy supply, deepening regional energy cooperation, and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 both shared aspirations and current priorities among APEC member economie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commerce cooperation under the APEC framework has evolved from an initial focus on enhancing trade efficiency through technological means into a core platform addressing regional digital governance and strengthening the future competitiveness of member economies. Through this process, APEC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 global leader in the incubation and formulation of digital trade rules. In the area of ocean cooperation, APEC has addressed common regional challenges through roadmaps that translate consensus into concrete actions, achieving progress in marine ecosystem protection, sustainable fisher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lue economy.

## Chinese Enterprises Going Global: The Case of Consumer Service Industry

*Luo Changyuan and Wan Siyu*

55

China's consumer service industry is accelerating its global expansion, shifting focus from product circulation to brand building, cultural adaptation, and localized operation. Integrating the classic OLI paradigm with firm heterogeneity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H-OLI Paradigm". The framework reveals how a firm's heterogeneity endowment (H) determines its Ownership (O), Localization (L), and Internalization (I) advantages. Validating this framework through case studies of digital games, trendy toys, and tea beverages, 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e logic of heterogeneity-driven strategies. Furthermore, it summarizes the major challenges in going global, and suggests that the enhancement of global competitiveness for China's consumer service industry depends not only on the improvement of br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localization, but also on the cultivation of unique endowments at the source, supported by solid policies under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discussion about globalization and provides insights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ransformation.